

义元理论的认知观及其对国内 英语教学的启示

倪盛俭

(武夷学院 外语系,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 在简单介绍自然语义元语理论后,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其主要观点进行阐述, 进而指出其对国内英语教学的启示。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TESL) 的过程是英语语言系统构建的过程。自然语义元语理论试图从有限的语义基元出发对语言系统进行解构, 对该解构过程的了解使我们有可能理清语言系统中语言形式、概念、内容相互之间的联系及理据, 这使得自然语义元语理论对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支持外语教学的语言理论及相应的教学方法, 应该尽可能反映客观世界、人的认知和社会文化对语言系统的影响, 符合语言产生、发展、形成和使用过程中人的认知心理。自然语义元语理论及其受其影响的就基本符合这样的要求。

关键词: 自然语义元语言; 语义基元 (义元); 认知; 理据; 外语教学; 文化脚本

中图分类号: G 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 (2009) 05-0061-06

Cognitive Linguistic Interpretation of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Theory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Ni Sheng-jian

(English Department,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354300, China)

Abstract: After introducing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theory (NSMT) briefly, this paper expatiates on its ra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inspiration from it for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TESL), which is a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linguistic system. NSMT tries to deconstruct a language system depending on numbered semantic primitives. If this process of deconstructing is understood, there is possibility to make clear the relationship (motivation) between the linguistic forms, notions and contents, which makes NSMT unreplaceable in guiding TESL. Linguistic theory supporting a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method itself should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the outsideworld, human being's cognition and social culture on language, and must tally with the cognitive mentality that accompanies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formation and use of a language. Nowadays, NSMT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deriving from it are qualified to act such a role.

Key words: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NSM); semantic primitives; cognition; motivation; language teaching; cultural script

各种语义理论对外语教学都有一定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 系列数据库”可知相关的文章有不少,不过专门讨论自然语义元语理论(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theory,缩写 NSMT,以下简称义元理论)对外语教学的意义文章还不曾看到。笔者试图从认知语言学相关的理论角度来阐释 NSMT 的合理性及其对于英语教学^①各个过程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一、自然语义元语理论

作为一种元语言研究^[1]和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语义分析理论,NSMT 是跨文化语义学研究中最成熟、最全面、最实用的理论之一,^[2]其源头有 17 世纪对理想语言的研究(projects for ideal languages)与 18 世纪的 René Descartes 和 Gottfried Leibniz 的 alphabet of human thought 概念。理想语言研究认为语言是由数量有限的一些基本词素(morphemes)构建而成,而 Descartes 等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universal)方法来描写和分析各种概念和关系,认为无论这些概念或关系如何复杂,都可以分解成更小的组成部分,所有的概念都是由少数可以由一个独特的“真实”特征(不可再分割)来表示的简单的概念组成的。Descartes 认为一种普遍语言(universal language)应该由一些原始元素(primitive elements)组成,根据句法规则对这些元素进行系统的组合就可以生成无数不同的词语。

NSMT 肇始于 Anna Wierzbicka 于 1972 年出版的 Semantic Primitives,其代表人物有 Anna Wierzbicka、Cliff Goddard、Felix Ameka 等。NSMT 是基于简化的解释(reductive paraphrase)即将词语或概念分解成更简单的概念或词语的组合的一种语义分析方法,其中心思想是自然语言本身含有数量很少的一部分词汇,用这一部分可以解释自然语言中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词汇的意义。语义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分析找出这些数量很少的一部分词汇,这部分词汇就是语义基元(lexical primitives; semantic primitives,简称义元)。义元在语义上没有办法再继续分解,是意

义的最小组成单位,所以称为义元。^[3]义元的原始意义(primitive meanings)在所有的人类语言中都存在,这样,所有语言都可以借助于义元进行分析,不过不同语言对不同义元进行的组合并不相同,即在原则(如认知原则)相同的情况下,参数的设置不相同,最终形成的语言系统各不相同。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范围扩展到词汇语义学、语法结构、词典编纂、语言类型学等许多领域,^[4]义元的外延也随之扩展,包括基本的语法结构。1994 年,威尔兹彼卡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化脚本”研究方法(cultural script approach)她认为:^[4]“文化脚本”是指利用语义基元的元语言作为描述媒介把不同的文化规约、价值和话语习俗简洁地解释出来的一种模式化方法,是某个特定社团中被广泛认可的并在语言中反映出来的文化—话语规约。不同文化中的“文化脚本”或话语规范,可以通过普遍性语义基元加以清楚阐述,同时尽量避免“民族中心主义”的干扰,而使文化描述和语言描述的结合成为可能。由于 NSM 框架内的语义基元和语法规则在所有语言中都具有对等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因此,文化脚本是一幅“朴素的世界绘画”。

文化脚本来自对与文化相关的、能够反映其文化价值、观念、社会范畴、言语行为等方面的文化关键词和其它能够体现文化规约和价值的语言事实。^[4]

文化脚本的描述方法具有一定的机械性,它只是对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概念一种静态的、近似的描述,只提供—种抽象的意义潜势,不可能穷尽文化概念的所有微妙的细节。为解决这个问题,Goddard 和 Wierzbicka^[4]提出了文化脚本的“层级性概念”,指出文化脚本在概括性的等级上存在差异,表征主流文化的脚本(如第一个脚本)是一种“代表性脚本”(master scripts),用 Hymes 的术语来说是一种“表征性规约”(norm of interpretation),关注—种跨越各种文化域(cultural domains)和文化习俗的主流文化态度;第二个文化脚本被称作是“互动性交际规约”(norms of interaction),主要涉及具体的言语或者互动性交际。^[4]“第一个脚本”处于更高层次,有更高的

^① 限于笔者的实践领域(英语教学)和知识范围等,此文将不讨论自然语义元语理论对外语教学的意义,而仅仅讨论其对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意义。

抽象性和概括性，“第二个脚本”相对具体，概括性和抽象性程度低。尽管通过对文化脚本层级的细化，我们可以进一步向真实的交际中的文化——话语规约靠近，但是毕竟不可能细化到把所有具体的交际规约都表达出来，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人类是有变通能力的。由于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5]借助于认知能力、交际策略等，在交际中我们可以对语言作出合适性（felicity）的选择（linguistic choice）和变通。

如此看来，在具体的交际中，要想借助文化脚本这种抽象的框架来全面、正确地理解文化概念，必须结合动态、多变、具体的语境，发挥人的认知主观能动性。正如蒲冬梅指出“NSM只能作为一种描述事实的方法，其所描述的内容并非对事实的真正理解，通过文化融入过程才能弥合解释事实和真正理解事实之间的界限。”^[6]

NSMT的主要目标是要揭示特定语言里的词汇和形态结构的语义特性，它把每种自然语言看作是代表一种独特概念的“思维方式”，^[7]NSM对普通词汇的分析举例如下：

plants: living things / these things can't feel something / these things can't do something

sky: something very big / people can see it / people can think like this about this something: “it is a place / it is above all other places / it is far from people”

sad: X feels sad = X feels something / sometimes a person thinks something like this: “something bad happened / if I didn't know that it happened I would say: ‘I don't want it to happen’ / I don't say this now because I know: ‘I can't do anything’” / because of this, this person feels something bad / X feels something like this

anger: I think this person did something bad / I don't want this person to do things like this / I want to do something because of this

NSMT也可以对文化词汇（culture-specific words）进行脚本式的描述，具体例子可以参考蒲冬梅（2008）。^[6]

Anna Wierzbicka 初创 NSMT 时，只列出了 14 个义元，之后其数目不断增加，到 2002 年，达到了 61 个。不过寻找义元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有些

义元还有待发现。各类具体的义元可以参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ural_semantic_metalanguage。

二、对 NSMT 的认知语言学分析

NSMT 强调不同语言的普遍性，认为“存在一个所有语言共享的非常小的简单意义和语法结构的共核，这个共核可以在代表着全部自然语言的巨大差异的概念世界之间充当一种语义桥梁”。^[7]不过 NSMT 并不是生成语法的翻版，它有很多不同于后者的地方。

NSMT 中的义元都是自然语言中简明清晰、不可定义的日常词语，^[8]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些不可界定的日常词语很多直接来自于人体对客观世界的体验，与两类前概念结构即基本层次范畴和意象图式^[9]相对应，因而义元既不可界定，也不必界定。义元有效地衔接了语言系统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体验，这明显不同于生成语法把语言作为孤立、自治的系统的做法。

而且，NSMT 中义元具有“自然性”，因其是从大量的实证语料中抽象出来的，^[8]而不是来自“所谓理想的说话者所说的话”或者研究者自身的“内省”（introspection）。

上述两个特点，使得义元具有普遍性和可验证性，适用于所有自然语言，^[8]而生成语法则既不可证伪，也不可证实。

NSMT 属于认知语言学，其观点是认知的，^[7]这从它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方法可以看出。

首先，NSMT 坚持主观主义的语义观。^[10]

其次，NSMT 从概念和意义出发研究语言。分别从时间（时序）概念、空间（方位）概念、逻辑概念、亲属概念、颜色概念和抽象概念等方面^[7]出发对其主要观点进行研究。

第三，NSMT 认为可用有限的义元解释整个语言系统，这意味着既可以根据这些数量有限的义元对语言系统进行分解，也可以从这些义元（核心）出发构建语言系统。从核心到整个系统的建立，就是一个从原型到边缘的扩散过程，这决定了义元理论必须坚持认知的范畴化原型理论，而非传统的范畴理论。

第四，上一点决定了 NSMT 对于是否符合语法的判断必定是梯级性（gradient），而不是非此即彼的。

第五, NSMT 认为不同语言的元语言基本上是一致的并试图通过对语言义元的分析等来解释语言的共性。^[7]

最后, 由于 NSMT 中很多“不可定义”的义元来自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直接体验, 而且 NSMT “把每种自然语言看作是代表一种独特概念的‘思维方式’”,^[7]可以说 NSMT 支持这样的观点: “语言(表征)是客观表征(客观世界)和心理表征(人脑中的各种知识结构, 如意象图式等)^[9]的反映, 句法结构具有象似性, 因而语言不是自治性。”

对比认知语言学的 6 条原则^[9]可知, “NSMT 属于认知语言学”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说 NSMT 属于认知语义学。NSMT 以“事实为依据”, “尤其注重语言事实”^[4]在其利用从“事实”中抽象出来的、有限的、不可定义的义元对语言系统进行分解或者构建语言系统的时候, 必定要反映现实表征对语言系统的影响, 而且要考虑并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和社会文化心理, 否则将无法合理地解构或构建语言系统。义元将现实表征、人类的体验、认知以及语言表征联系起来。从有限的义元出发对语言系统进行分解解释, 可以帮助我们理清各种语言理据, 包括语内理据和语外理据, 前者包括语言形式与形式之间、形式与内容之间、内容与内容之间的理据等, 后者包括经验理据(如体验性、意象图式)、演变理据(如语法化)、生态理据、认知理据等。^[11]对义元之间如何组合、整合成语言系统或者语言系统是如何被分解成有限数量的义元的规律进行研究, 无疑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语言网络以及语言理据提供了有效的线索, 有助于我们全面掌握语言系统及其有关的规律, 这非常有利于相关理论应用于实践。

NSMT 可以给自然语言的处理、词典编撰、教材编写、外语教学等领域提供启示和理论指导。下面只讨论 NSMT 对外语教学中的 TESL 的意义。

三、NSMT 对 TESL 的启示

TESL 的一个主要矛盾体现在学习课时的有限性与言语概念、功能、表现形式的无限性的对立。怎样让学习者在有限的时间里, 掌握更多的语言形式和功能并将之应用于实践, 是每一个研究者和实践者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NSMT 无疑

可以为达到这个目标提供一些帮助。

NSMT 对于 TESL 的启示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词汇教学方面, 以核心词汇的教学为主; (2) 语法教学方面, 以典型的句法为主, 注重培养学习者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交际能力和交际策略, 使他们在交际中顺利地将具有潜在意义的抽象语法结构转化为显性和有具体内容的话语; (3) 外语教学中要借助于反映文化价值观念和话语规则的词语如文化关键词来导入文化。

以下按照顺序对上述三方面启示进行分述。

(一) NSMT 对 TESL 中词汇教学的启示

在实际的外语教学中, 如果只从 60 多个义元出发对语言中的所有其他概念和词汇进行教学, 无疑会过于繁琐。教学中, 我们不妨将 NSMT 中的义元加以扩充, 将基本词汇也包含在内。基本词汇的确定有许多依据, 但主要的标准是一个词汇是否处于基本层次范畴, 另外还要考虑出现频率和针对性等。如果一个词语属于基本层次范畴、出现频率很高而且是学习者所急需的, 那么这个词汇就是基本词汇。基本层次范畴是非常基本、重要的, 因为:

(1) 感知方面。基本层次范畴在感知上具有相似的整体外型, 能够形成反映整个类别的单个心理意象, 人们能最快地辨认其类属。

(2) 功能方面。基本层次范畴是人们能运用类似的运动机制与其上的范畴成员打交道的最高层次, 即是说, 属于同类的成员可以引起人们在行为上的大致相同的反应。比如, 与“椅子”相关的运动反应是“坐在上面”, 但人们对“家具”这一上位范畴却并不产生共同的运动反应。

(3) 言语交际方面。基本范畴常常是用较短、简单、常用、中性的词表达。这些词产生的年代早, 也是儿童最早习得的。

(4) 知识组织方面的。人类大部分的思维都是在基本层次上组织起来的。以“汽车”为例当有人问你对汽车的了解时, 也许你会滔滔不绝, 但若问及上位概念“交通工具”或下位概念“法拉利跑车”, 你的回答可能就不会那样明确清晰了。

认知科学研究表明, 人类的大部分思维是在基本层次上进行的。具有典型的基本层次范畴是人们用来对周围的具体事物和有机体进行分类的工具, 因此, 对基本范畴的研究已经成为认知语

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

总之，基本层次范畴因其直接基于人类的体验而易于被人们所掌握，同时，它又是整个语言系统的基础，因为从它出发，借助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如隐喻、换喻、比较和类推等，又可以形成语言中抽象概念及其系统。

在语言系统中，基本词汇与基本层次范畴词语具有类似的特点和地位。词汇教学中，抓住基本（核心）词汇，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学习者掌握基本词汇的基础上，适当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比如隐喻能力、换喻能力、比较和类推能力、抽象化能力等，^[13]让他们掌握核心词汇与非核心词汇、核心概念与非核心概念之间的理据，加上相当量的语言输入的刺激，学习者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较多的词汇，进而建立起词汇网络。

近年来，国内就汉语基本词汇的提取开展了不少项目，如：暨南大学 211 工程资助项目“常用语素、常用词、常用句——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语料选取的频度原则与口语性”、江苏省高校社科项目“NLPD - XH 析义元语言信息工程”（03SJB740006）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3 年度博士点基金项目（03JB740006），并且产生了两本拓荒之作即安华林的《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研究》（2005）和苏新春的《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2005）。^[14]这两部著作所提取的基本词汇无论对于汉语作为母语或是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都有重大作用。相比较而言，国内针对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词汇的提取研究难以见到，笔者暂时也还不能找到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笔者相信，NSMT 和汉语相关领域的成功研究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TESL 领域的基本词汇提取也是可行的，而且具有实践的意义。

（二）NSMT 对 TESL 中语法教学的启示

NSMT 从概念和意义出发，依据语言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将其分解成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划分出不同的范畴、子语法结构系统和不同的语义场，并在适当接面用相应的义元（核心词汇、基本句法结构和文化脚本）对之进行解释。这种方法试图用有限数量的义元对语言中的所有概念、词语和结构进行解释，以少数解释多数甚至无数。这对语法教学方面同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由于语言的生成性（productivity），使用语言的语境以

及语言要实现的功能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难以预测的，而外语教学中却只能进行有限的句式的教学。为了解决这个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培养出真正具有使用语言的能力的人，语法教学时，要抓好基本句型（核心句型）的教学，尽量教那些具有典型性、概括性强、经过变通可以应用于较多具体语境的句子和语法知识。同时，为了使抽象的句子和语法知识能顺利地转化为言语（话语），还必须培养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和交际策略等，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他们的交际能力。

关于基本句型的确定，在参考 NSMT 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文章之后，笔者认为可以执行以下原则：

（1）普遍性。进行跨语言对比，不同语言之间具有共性的句型，往往是基本句型。

（2）概括性和生成性。^[13]语言结构是对具体的言语形式、语义内容和语用因素的抽象，其概括性和生成性越高，越能应用于更多的具体语境，达到以少胜多、以简驭繁的目的。不过句型过于抽象可能会影响学习者的理解和运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把握程度，注意结合不同的语境进行教学，培养学习者将抽象的句型应用于具体语境的能力。

（3）句型的经济性与实用性^[13]，满足语言表达经济性的需要而且必须是实际交际活动中使用到的。

（4）符合学习者个体特性，如学习水平、习得顺序、心理特征等。

（5）句型的规范性。

通常所说的各种英语的基本句型一般都符合上述的原则。但不管是英语还是汉语，虽然对基本句子结构的提取工作一直在做，不过有明确理论指导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似乎还欠缺。如何提取更符合人的认知心理、符合语言的规则和更适用于教学的基本句型，是 TESL 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三）NSMT 对 TESL 中文化导入的启示

根据义元理论的思想及其文化脚本的理论，为了达到事半功倍而又不喧宾夺主，TESL 中的文化导入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重点教学能够反映文化—话语规则的文化关键词以及能够体现文化规约和价值的其它语言事实，包括：俗语、谚语、常规搭配、日常会话、各种公式化言

语、话语小品词和感叹词、称呼语、指称词等，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语言的互动性交际。^[4]要借助这些语言事实抽象出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话语规则，并将之传授给学生。其次，要指导学习者将抽象出来的文化—话语规则应用于交际实践，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第三，重视跨文化的对比，既要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之处，也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差异。最后，培养学习者的文化移情能力。

四、结 语

NSMT 以义元为核心和出发点，较好地处理了现实表征（主要是社会文化或人化的自然）、心理表征和语言表征的关系，抓住人类的认知在语言产生、发展、形成和使用的作用，有助于把握语言系统内部的关系和规律，把握语言形式、概念与内容之间的理据，使我们对语言的全貌有更清晰的认识，使 TESL 能够在具有更丰富的意义联系的基础上进行，提高教学效果。特别是 NSMT 关于义元的思想（核心词汇和基本句型），为我们克服课堂教学的有限性与具体交际语境、语言功能（概念）和言语表现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理论的指导。笔者相信，NSMT 不仅能有效地指导 TESL，对其它的外语教学如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TCSL）等都有指导意义。

当然，将 NSMT 应用于外语教学，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核心词汇和基本句型的确定、文化脚本中文化方面的相关内涵的表达，^[7]等问题，有时候用义元来解释其他语言结构或概念会很困难、不经济也没有必要，等等。另外，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认知心理特点、不同学习目的以及不同水平起点等等的学习者，核心词汇和基本句型的内容和数量应该是有区别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分类对之进行详细而深入的研究，这对于任何一门外语的教学都将是一个巨大而复

杂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 [1] 苏新春. 元语言研究的三种理解及释义型元语言研究评述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3, 36, (6): 93-102.
- [2] 卢植, 伍乐其. 自然语言元语言论与语义分析 [J]. 外语学刊, 2002, (4): 20-23.
- [3] 李福印. 语义学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4] 李炯英, 赵文薇. 文化脚本: 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语义学方法 [J]. 外语学刊, 2008, (4): 60-64.
- [5] JEF VERSHC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14.
- [6] 蒲冬梅. 自然语义元语言有效性评析 [J]. 外语学刊, 2008, (4): 55-59.
- [7] 卢植, 朱红强. 自然语义元语言论的认知语言观 [J]. 学术研究, 2004, (8): 143-147.
- [8] 李炯英. 从语义基元的视角比较 Wierzbicka 与 Jackendoff 的语义学理论——波兰语义学派研究之三 [J]. 外语教学, 2006, 27, (5): 16-18.
- [9] 刘宇红. 认知语言学: 理论与应用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7, 30-39, 59.
- [10] 卢植. 论认知语言学对意义与认知的研究 [J]. 外语研究, 2003, (4): 3-8.
- [11] 倪盛俭. 语言理据及其研究对外语教学的意义以及语言理据的分类 [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2 (5): 103-108, 112.
- [12] UNGERER F,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23, 27.
- [13] 王寅. 认知语法概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9-10, 60-65, 133-141.
- [14] 刘娅琼. 汉语释义元语言系统研究的拓荒之作——《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和《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研究》对读 [J]. 辞书研究, 2007, (5): 102-111.